

中国民间最神秘的相术家族灵异传奇

麻衣世家

御风楼主人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麻衣世家

御风楼主人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麻衣世家 / 御风楼主人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60-6878-0

I. ①麻… II. ①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2202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陈宾杰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视觉传达

书 名	麻衣世家 MA YI SHI JIA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6.5 1插页
字 数	341,000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001	楔子		
002	第一章	爷爷之死	
006	第二章	爷爷的遗物	
010	第三章	相士的祖训	
014	第四章	无眉怪人	
018	第五章	义山公录	064 第十六章 初出茅庐第一术
023	第六章	凶宅灵石	068 第十七章 相术诘难
027	第七章	奔赴凶宅	072 第十八章 生死异变
031	第八章	五阴之木	076 第十九章 又是白蛇
035	第九章	凶宅轶事	080 第二十章 迷失金鸡岭
039	第十章	山魃白蛇	085 第二十一章 神相渊源
043	第十一章	不人不鬼	089 第二十二章 不要回头
048	第十二章	婴哭	093 第二十三章 异行诡闻
052	第十三章	魇灵惊魂	097 第二十四章 白影夜袭
056	第十四章	人头	101 第二十五章 诡路暗生
060	第十五章	鬼附	105 第二十六章 伪制禁局
			109 第二十七章 义山公的诅咒
			113 第二十八章 麻衣往事
			117 第二十九章 狼子野心
			121 第三十章 残书之谜
			125 第三十一章 墓地女子



目 录

129	第三十二章	五行元素	196	第四十八章	无孔不入
133	第三十三章	神秘字条	200	第四十九章	逆转
137	第三十四章	起尸术	204	第五十章	僵尸出棺
142	第三十五章	尸骨蛆	208	第五十一章	相字求生
146	第三十六章	午夜来客	213	第五十二章	迷魂科
150	第三十七章	木偶操纵法	217	第五十三章	何九的抉择
155	第三十八章	风水道人	221	第五十四章	老公馆
159	第三十九章	四象身分法	225	第五十五章	老爸之怒
163	第四十章	山间诡路	229	第五十六章	貔貅血泪
167	第四十一章	多孔竖穴墓	233	第五十七章	夜半诡梦
172	第四十二章	盔甲武士	238	第五十八章	局内局外
176	第四十三章	化悲	242	第五十九章	老庙轶事
180	第四十四章	消失的石室	246	第六十章	过阴
184	第四十五章	金乌	250	第六十一章	爷爷的死因
188	第四十六章	仇深似海	254	第六十二章	爷爷的遗命
192	第四十七章	幕后黑手	258	尾声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陈抟于华山石室之内学相于麻衣道人，尽得其真传，遂作奇书《麻衣相法》。

后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陈抟族人陈义山生于许州颍水东畔陈家村。

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陈义山入陈抟门中，学道二十四年，大成。

北宋咸平元年，公元998年，陈义山整合相术界江湖、学士二派之精髓，著奇书《义山公录》，同年，麻衣道派成立，与江湖派、学士派并成鼎立之势，陈义山遂为麻衣道派第一代领袖，世称首代麻衣神相。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义山公录》下半卷于战乱中遗失，从此不知所终，世人称遗失的下半卷《义山公录》为《神相天书》，其中有惊世之秘，术界江湖刮起一阵寻找天书的骤雨狂风。

公元1996年，河南许昌颍水东岸陈家村，麻衣陈家第三十四代族长陈汉生去世，去世之前，这位生前有“神算”之称的老人预言：天书即将重新现世！



第一章 爷爷之死

五千年以来，古人将预知推演、趋吉避凶的术道分为五种，即山、医、命、相、卜。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对传统哲学的热情回归，五术又重新迎回了它们的春天。

陈家村是个有着六千余人口的大自然村，这个村里，姓陈的人有三千多口。

中国自古以来，大凡世家大族，均设有族长或者家主，到了1996年，族长或者家主早已变成稀罕物，但是在陈家，却还固守着这一传统。

我叫陈元方，是一个大学本科生。我学的专业是化学工程，但是我对这个专业的兴趣比老虎对红萝卜的兴趣多不了多少。

我感兴趣的是历史，但是在父母大人的逼迫之下，我只能弃文从理。

在父母眼里，历史这种东西在养家糊口方面一钱不值，毫无用处，但是在祖父眼里，历史却是个好东西。

爷爷是我们陈家村老陈家的族长，我老爸是我祖父的大儿子，而我是我老爸的大儿子，按照常理来说，我就是我祖父他老人家的嫡长孙，这个族长的位置迟早是由我来继承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陈家大祠堂在一夜之间，被几个顽皮的孩子放火烧成了白地，甚至连族谱都荡然无存了，爷爷大病一场后，说这是上天的警示，或许陈家气数真的要尽了！

据说爷爷年轻时是个四处游荡的算命先生，但爷爷退休前却做了十年的县城房产管理局干部，总之，他退休之前，我很少见他。只听说他老人家在外名声不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神算陈”。

在我十五岁前，老爸、二叔和爷爷、奶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因此我能常常看见爷爷做些什么。

爷爷闲在家时，我不时见他摆弄一堆奇怪的东西，还整天带着老花镜琢磨一些书。

他摆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好奇地站在一旁观看，爷爷见了很高兴，有一次，爷爷对我说：“元方啊，等有一天，这些东西就传给你。”

我说：“传给我干什么？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爷爷指着两个盘和两本书说：“这些东西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是八卦盘，这个是罗盘，这本书是我手抄的《麻衣相法》，这本书也是我手抄的，是祖宗亲手写的《义山公录》，怎么样，想不想要？”

我说：“要了这些有什么用？”

爷爷笑了，他说：“这些都是咱们祖宗留下来的宝物，你应该要，要了之后可以学啊，学了以后就会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想知道什么都可以算出来。”

当时的我已经过了十岁生日，马上就要念初中，对于爷爷的话，我自然不信，当下便道：“你骗人！我不信你什么都能算得出来！你能算出来你自己活多少岁吗？”

那时候，我的老爸陈弘道刚好从屋里出来，听到我这句话后大吃一惊，脸色巨变，他快步走到我面前，喝道：“住嘴！不准再说这种话！”

我被老爸狰狞的表情吓了一跳，立即朝爷爷委屈地说道：“爷爷，说这种话有什么要紧的吗？”

爷爷一愣，忽而笑道：“没什么要紧的。呵呵，元方啊，如果爷爷能算出自己活多少岁，你就愿意学这些东西？”

老爸急道：“爹，你……”

爷爷摇摇手，打断他的话，对我说：“你愿不愿意和爷爷打个赌？如果爷爷算准了，你以后就要学这些东西。”

我想了想说：“你要是算得准，我就愿意学！不过我怎么知道你算得准不准？”

老爸大怒道：“混蛋！”骂完就把我按在地上要动手。

在我小时的记忆里，老爸很少打人，而且对我一向温和，但是我知道，这不代表他不会打人。

我记得老爸曾系统地学过武术，做过武警，出手很重，所以说，老爸轻易不出手，一出手就是重手，所以我害怕了。

没想到爷爷也怒了，爷爷站起来大骂道：“陈弘道，你个兔崽子，你今天敢打元方一下，我就废了你！给老子滚一边去！你不继承老子的衣钵，还不想让我孙子学吗？你个不孝子，亏我给你起了一个好名！白瞎了！”

老爸被吓了一跳，诚惶诚恐地退到屋里去了。

我的二叔陈弘德从外面回来，进院子里后发现气氛不对，便问道：“怎么了，都一脸苦瓜相？”

爷爷立即对他咆哮道：“你也给老子滚！”

二叔吓得脖子一缩，抱头鼠窜，临走时还不忘嘟囔一句：“怎么回事，连我也骂！”



爷爷对我说：“你站在这里别动，等爷爷一会儿，爷爷很快就能算出来自己能活多少岁，等爷爷死的时候，你就知道准不准了。”

我当时年幼，不知道事情轻重，只是感觉好奇、好玩，就真的站在那里不动。

爷爷走进屋里，换了一身干净的深蓝色麻衣，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又抬了一个香案摆在正屋门前，香案上摆放了一个老香炉，香案下铺了一个蒲团，爷爷翻身跪倒，燃上三炷香，仰面朝天，一脸肃穆，嘴里念念有词。

没多久，念诵完毕，爷爷将香插入香炉，然后起身，又从内屋拿出来一个黑漆盒子。

他打开盒子以后，拿出来几枚老铜钱，还有两个刻满了字的龟壳，一堆蓍草，都放到香案上。

我不知道爷爷要做什么，却见老爸居然面露惊恐地站在屋里盯着爷爷看。

老爸一向胆大包天，居然会害怕，那一刻，我忽然变态般地感觉这件事情很有趣。

爷爷又向天念诵了一会儿，然后抓起铜钱轻轻一撒，将蓍草根根抓在手里，夹在指缝间，似乎是数来数去，不多时就又摆弄起龟壳……许久之后，我看见爷爷的额头密密麻麻布满了汗珠，那还是农历九月天，天气根本就不热。

爷爷琢磨了很久，直到三炷香焚烧殆尽，爷爷擦了擦额头的汗，才从地上爬起来。

老爸赶紧去搀扶他，并且轻轻地问了一句：“怎么样，父亲？”

爷爷不自然地一笑，道：“没事。”

说完后，爷爷推开老爸，朝我喊了一声，说道：“孩子，爷爷算好了，你也要记好，爷爷的寿命是八十四，但现在推算出来后，要减寿一纪，所以爷爷只能活到七十二岁。”

这情景，我许多年后都记忆犹新。

十年之后的今天，爷爷正好是七十二岁。

这一天，我大学正式毕业，拿了毕业证和学位证，急匆匆地往家赶去。

在客车上的我忽然想起这件往事来，不由得微微一笑，心中暗道：自己小时候也当真淘气。不过爷爷也好笑，还煞有介事地陪我玩，难道真能算准吗？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

二百里的路程，早上六点的车，我中午就到了村子，一进村子，我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看见了路上零星散落的纸钱，也看到街头巷尾站着些披麻戴孝的同性族人。

更加奇怪的是，那些族人看见我，居然都默然地走掉了，似乎不愿意和我说话一样。

我心中慌乱，快步跑回家里，却发现家门紧闭，一个人都没有。

“怎么回事？”我自言自语，额头上不觉已经溢出了汗水。

“元方，你回来了啊。”一个人对我打招呼道。



我一看，是邻居刘大伯，我连忙道：“刘伯伯你好，你知道我老爸他们都去哪儿了吗？”

刘伯伯诧异地道：“怎么，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我勉强地笑了笑，道：“知道什么呀？”

刘伯伯叹了一口气，悲伤地道：“说来让人伤心，你爷爷去世了。”

轰！

我清晰地感觉到一记焦雷在自己的脑袋上劈下来，我大脑里瞬间一片空白，刘伯伯叹息着走掉了，我兀自不知。

“爷爷怎么会去世？开玩笑！”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忽然愤怒地咆哮道，我根本不能相信！

因为在这一学期刚开学的时候，爷爷还送我来学校，那时候爷爷还强壮得跟只老虎似的，他能轻而易举地把我给举起来，转个圈，再放下来，面不改色！

但这并不算厉害的，爷爷还经常在家里面举石墩，锻炼臂力和腰背，那个石墩据说将近二百斤！

我们家族的男人都很高大，我身高一米八，已经算是矮的了，我老爸和二叔的身高都在一米八三，我爷爷的个头更是有一米八五左右，体重有一百公斤左右，是真正的虎背熊腰，而且身手矫健，行动灵活，丝毫没有老态龙钟的样子，他怎么可能忽然之间就去世呢？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当我急匆匆往爷爷家赶去的时候，爷爷的丧礼已经接近尾声，马上就要入棺。

我跌跌撞撞地穿过拥挤的族人，跑进灵堂，我看见了满脸泪痕，跪在地上的老爸、老妈、老妹、二叔、二婶等人，还有自己的堂叔、堂弟们，他们也都吃惊地看着我。

我顾不上其他的，只是趴在灵床上看我亲爱的爷爷，爷爷的脸很安详，没有什么痛苦，好像是睡过去了一样。

我心中的悲伤和愤怒难以压抑地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流着泪朝我的亲人们怒吼。

大家都沉默不语。

家族中“汉”字辈排行第七的陈汉礼上来拉我，我一把挣开，大喊道：“走开！我再问你们一次，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你不要胡闹，让族长走得安静一点！”陈汉礼脸上挂不住，当下训斥我说：“不告诉你当然有不告诉你的原因！”

“你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我的面孔瞬间狰狞起来。

“因为是你害死了你的爷爷！”陈汉礼大声道。

这一刻，屋里所有的声音都停住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我的脸上，我愣住了，灵堂之内，出现了一阵死一样的沉寂！



第二章 爷爷的遗物

陈汉礼的话让我在刹那有些失神，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恍恍惚惚回过神来，我死死地盯着陈汉礼，厉声道：“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平日里是个极其温文尔雅的人，接人待物时，脸上总是带着一丝笑意，人们很少见到我发怒的样子，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发怒的时候才越可怕。

陈汉礼看到我恶狠狠瞪着他的眼睛，双目中竟然流露出一丝惊怖的神色，他嘴唇动了动，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的三爷爷陈汉昌急忙道：“元方，你七爷爷糊涂了，别听他胡说。”

老爸也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低声道：“不要闹，跪到下面去，你爷爷马上就要下葬，这是他生前定好的时辰，不能耽误。”

我听见这话，只好顺从地跪在地上，泪水滂沱地朝自己的爷爷磕头行礼。

等爷爷的遗体装进棺材之后，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冲动莽撞的人，悲痛之余，我知道，无论如何都不能搅乱爷爷的葬礼。

对于陈汉礼的话，我已经不放在心上了，爷爷去世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怎么可能会是我害死爷爷的。

阴宅所在地也是爷爷生前选好的，在去墓地的路上，我质问老爸道：“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老爸面无表情地道：“这是你爷爷的意思。”

“为什么？我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子！”

老爸摇摇头道：“我不知道。”

我知道自己的父亲向来沉闷话少，再这么问下去还是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想了想，换个方式问道：“那爷爷给我留下什么话没有？”

老爸依旧摇摇头说：“没有。”

我顿时十分失望，难道爷爷弥留之际竟然忘了他还有我这么一个孙子吗？

我不死心，又问老爸说：“那爷爷给我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我期望爷爷给我留下一纸片言，而那里有他真正的死因，因为我到现在仍然不太能接受爷爷去世的现实！

“没有。”老爸淡淡地说。

“真的没有？什么都没有？”

老爸看了我一眼，然后用很古怪的表情说：“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说：“那爷爷总不会什么都不给我留吧，他总该告诉我他究竟为什么突然辞世！我可是他嫡长孙！”

老爸冷笑道：“我还是嫡长子呢！”

我顿时无语，但心中却明白，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隐情，老爸是瞒着自己的。

在墓地，看着装着爷爷魁伟身体的棺材缓缓下沉，被放进墓坑里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水就涌了出来。

一个挚爱的亲人，竟然说没就没了，人生之无常，生离死别之悲伤，实在不能不令人潸然泪下。

正在我悲痛的时候，跪在我旁边的堂弟陈元成忽然冷冷地说：“你装什么伤心？还哭鼻子！”

我愣了一下，然后怒道：“我装什么了！爷爷去世了，难道我不伤心？”

堂弟“哼”了一声道：“爷爷就是被你害死的！你是凶手，还会伤心？”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就蒙了，如果说刚才陈汉礼的话，我并不在意，那么平时里与我相亲相爱的堂弟的话，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不放在心上。

“是我害死了爷爷？”我喃喃地重复了一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两个人都这么说？

还没等我回过味儿来，旁边的二叔却“啪”的一巴掌打在了陈元成的脸上，呵斥道：“你这个臭嘴娃子！乱说什么？闭上你的鸟嘴！”

跪在二叔旁边的二婶推了一把二叔，埋怨道：“你打孩子干嘛？”

陈元成捂着脸哭道：“谁乱说了？是你跟我妈说哥哥当年非得让爷爷给自己算命，爷爷才算死自己的。这些话我都听见了！”

又是一声晴空霹雳，惊得我恍若隔世。

我再次想起了十年前那一幕，想起了爷爷算命的经过。

当年，爷爷确实说，他只能活到七十二岁。

而且当时确实是少不更事的我让爷爷算的命，这就是爷爷去世的真正原因？而我就是害死爷爷的凶手？

我的背上一阵发凉，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我抬眼看看二叔，二叔一脸尴尬，喂哺道：“元方，别听你弟弟的话，他屁孩子不懂事，那都是我胡说的……”





我又看看老爸，老爸面色阴沉如水，我看不出他是在想什么。

我喃喃道：“老爸，怎么回事？”

二婶忽然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你不知道吗，这是咱家的祖训，相士最忌讳的事情是给自己出相，有道是相人莫相己，相己死无疑！”

二叔怒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有闲心说这种事情，不怕咱爹怪罪你？”

二婶不服气地说：“本来就是这样嘛，我又没说什么瞎话，咱爹也不是我害死的，我一守妇道，二守孝道，他凭什么怪罪我？”

二叔气道：“你个多嘴娘儿们，回去再跟你算账！”

二婶毫不示弱道：“你在咱爹灵前骂我，咱爹还没走远，他都瞧着呢！你还回去跟我算账，我看你怎么跟我算！”

“你，你……”二叔顿时为之气结。

“弘德，她说得不错，老族长之死，元方难辞其咎，按照族规，元方是不能参加族长的葬礼的，这也是咱们为什么不通知他的原因。”陈汉礼在一旁插嘴道。

我的怒火蓦地一下就又烧起来了，冷笑道：“七爷爷，且不管爷爷去世到底与我有无关系，就说一点，我爷爷有留下遗言说不准我参加葬礼吗？”

陈汉礼是陈家族中五老之一，平时多处理族内的事务，自恃老资格、老辈分，颇有些趾高气扬，在灵堂里，我对他大呼小叫，瞪眼斥责，他应该是心中十分不舒服。

现在抓住个诘难我的机会，他肯定是不愿意放过，当下他毫不客气地对我说道：“前族长没有这样的遗言，但这是族规，不用前族长亲自说。哼，如果认真追究的话，你的嫡长孙也要被废掉，《义山公录》也不会交给你！”

“你放肆！”站在一旁的老爸怒喝一声，冷冷地注视着陈汉礼。

三爷爷陈汉昌也埋怨道：“老七，你今天真的糊涂了？说的都是些什么话！”

陈汉礼老脸通红，看着老爸冷冰冰的面孔，目光犹如闪电般刺着他的脸，气息不由得粗重起来。

老爸功夫很好，我常听族人夸赞老爸是陈家第一高手，而且也有人评价老爸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城府之深，不可揣度。因此，族人对老爸的敬畏，远甚于爷爷。

爷爷死后，作为嫡长子的老爸理所当然地成为麻衣陈家的第三十五代族长，对于老爸的训斥，陈汉礼唯有惶恐，不敢多说什么。

但他们的争吵让我烦闷异常，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腾着二婶刚才说的那些话。

相人莫相己，相己死无疑！

这是陈家的祖训？相士最忌讳的事情？

我曾经听爷爷说过，相士相人观天知命，是泄露天机的行为，算得越准，罪过也就越大，上天就会越不满，这样是有损阴德的，会招致“五弊三缺”的后果。

所谓五弊就是指鰥、寡、孤、独、残五弊；三缺就是指缺财、缺寿、缺权三

缺。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相士才不能给自己出相，尤其是算寿命？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岂不是真的害死了爷爷？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头冒冷汗。

但是，算出来自己的寿命，又在算出来的时间上去世，怎么说都应该是寿终正寝，怎么能说是我害死爷爷的呢？

不对！

我忽然想起了某些细节，爷爷当时是说他的寿命是八十四岁，因为擅自推算，所以减寿一纪，变成了七十二岁！

我的脑袋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十年前老爸的疾言厉色和爷爷的不忍神色又回到了眼前，十年前爷爷的话也响在了耳边——如果我能算出来自己活多少岁，你就愿意学这些东西？

我心中一动，暗道：“对了，爷爷当年不顾老爸反对，坚持要算命，就是为了让我学什么东西！”

那爷爷究竟想让我学什么呢？

我立即沉吟起来。

很快，一个八卦盘，一个罗盘，一本《麻衣相法》，一本《义山公录》，还有那个黑漆盒子里的铜钱和龟壳便浮现在脑海里。

我登时醒悟过来，是相术，爷爷想让我学习麻衣陈家祖传的相术！

十年前，我和爷爷打赌的情形再次清晰地回映在我的脑海里。

我暗自点头，心中自忖：如果爷爷不惜以算命减寿为代价来让我学相术，那他当年展示的那些东西必然会留给我，肯定不可能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刚才陈汉礼也说，《义山公录》本应该是交给我的，如果爷爷有遗言遗愿，应该也是隐藏在那些东西里的，可是那些东西现在到哪里去了？

嗯，十有八九是老爸拿着的。

念及此，我沉默起来，心中暗暗思定：“葬礼结束之后，我必须找到爷爷的遗物，从那些东西中或许可以找到爷爷的真正死因，看爷爷之死究竟是不是算命所致。”

安葬了爷爷之后，我想方设法、旁敲侧击地询问老爸，追查两盘、两书的下落，但不论我怎么问，老爸始终都坚持说他不知道。

对于老爸的话，我虽然有一万个不相信，但也无可奈何。

可陈元成、二婶以及陈汉礼的话却清晰在耳，每每想起，我都会泛起如乱针扎心一样的疼痛，爷爷的突然辞世已经让我万分难受了，我绝不能再背负害死爷爷的罪名！





第三章 相士的祖训

从老爸那里找不出线索，我就寻思着去问奶奶，可奶奶在爷爷去世后不久，便回了自己娘家所在地的冀北，听爸爸说她短时间内也不会回来，我一时间也无计可施，只得按捺心性。

老妈在家经营生意，爷爷刚刚去世，我心情难安，也不想去找工作，便在家里帮助父母打理生意。

转眼之间，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心中因为爷爷去世而产生的悲伤也被时间冲淡了许多，但那些神秘的事情却一直萦绕在我内心深处，这让我有种不查到真相就会寝食难安的感觉。

忽而一天，爸妈有事外出，老妹回学校上学，只留我一个人守在家里，等他们走后，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当时天气闷热难当，我也无聊郁闷至极，片刻之后，我心中忽然想起爷爷的遗物来，我自忖：“如果爷爷真的有留下东西，那必然在老爸那里，而老爸肯定是藏了起来，这个时候不正是找到爷爷遗物的机会吗？”

念及此，我立即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四下里搜掠。

家里所有的箱子、柜子、床铺都被我翻了一通，居然什么也没找到。

我郁闷了，难道爷爷真的什么东西也没给自己留下？

我坐在正屋门口开始琢磨。

当我的目光瞟到自家院子里右边地面铺的砖头后，心中灵机一动，暗道：“不会是藏在这下面了吧？”

我知道自家的院子和爷爷家的院子布局一样，而在很久以前，我看见爷爷从砖头下面挖出来过几瓶好酒。把东西埋在地下，估计这就是我们自家藏东西的习惯。

想到这一点，我立即开始揭砖头。

一番努力之后，在第三排的几块砖头下面，我还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那里的地面敲上去发出“啵啵”的声音，证明它下面是空的。

我把浮土抹去以后，那里赫然出现一小块水泥板，我揭开水泥板之后，发现下面是一个大瓮，再打开瓮，我惊喜交加，里面果然装着爷爷的那些东西！

两个盘，两本书，一个黑漆盒子。

我想了想，只把那两本书拿出来，然后又把瓮给封上，最后把砖头重新铺好。

忙活完，又洗了手，我把两本书摊放在腿上，我要仔细看看这书中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以至于人能把自己给算死。

我先把那本《麻衣相法》打开，只见里面有字有图，字是口诀，图是面部、五官、头部、身形和手掌等。

这种书，我在地摊上常见，也没什么兴趣，看了几页便放下了。

我又拿起《义山公录》开始看，只见目录上写着“开篇、理篇、谋篇、相篇、邪篇”。

翻开之后，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爷爷的字迹，翻到最后一页，见上面写着几行大字——月缺其半，天书存遗，不肖子孙，勉以完璧。

我愣了一下，看字面的意思，这难道只是半部书？

发了发呆，我随手翻了几页，念起《义山公录·相篇·相形章》里的一首口诀道：“骨不耸兮且不露，又要圆清兼秀气。骨为阳兮肉为阴，阴不多兮阳不附。若得阴阳骨肉匀，少年不贵终身富。”

念完之后，我沉吟一阵，细细品味其中的意思，然后心中暗道：“果然都是看相断命的，只是这相真的能看得很准吗？”

我将书翻到最后一页，赫然看见封皮上写着这么一段字：“元方，你看到此书时，爷爷定已不在人世了，但你能看到此书，爷爷此生残愿已了，我知道爷爷之死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想弄清楚爷爷为什么死，你就必须踏入相界，否则爷爷死不瞑目。要踏入相界，就从《义山公录》开始吧，只是这本书是半部，另有半部已经遗失了数百年，爷爷希望你以毕生之力找到那被称作《神相天书》的半部残书，因为它关系着一个惊天秘密，而此秘密事关我陈氏家族的生死存亡！切记，只能是你，不能是别人，如果问我是什么缘故，那爷爷只能说，天意如此，你爸爸找不到天书，你二叔更不行。呵呵，我知道你又说我封建迷信了，没关系，我想你以后会明白的。爷爷为你做了很多事，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如果遇到难解之事，去找你奶奶，她会帮助你的。人老了，难免会说很多话，不要嫌爷爷啰嗦，哈哈。我知道我去世之后，你爸爸肯定会把书藏起来，不交给你，但是我了解你，你肯定会找到的。找到书后，来看看爷爷，记得带一瓶酒来，爷爷在地下会馋的。”

爷爷果然有遗言留下！

看完这一段话，我的眼圈顿时湿润，同时，我的心也微微发乱。爷爷这遗言中



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既提到了爷爷的死亡之谜，也说了《义山公录》的残缺之谜，还涉及《神相天书》隐藏的惊天秘密，甚至还有陈氏家族的存亡之谜……

我看得既惊讶，又一头雾水，爷爷的死因已经够离奇了，怎么现在又扯上了自己家族的命运？

难道找不到一本残书，自己的家族就会从世界上消失？

这真是匪夷所思之事！

我沉吟许久，依然是摸不着半点头绪，我暗自想道：“就像爷爷所说的那样，想要揭开这些谜团，就必须踏入相界。”

我虽然不太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呆了片刻之后，我自己问自己道：“你还有选择吗？”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怕老爸回来后发现书被盗，就不敢多看，把书藏在了自己的床褥之下。

爸妈回来后，我装得若无其事，然后用余光瞟老爸，老爸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地面，不过好像也没发现什么。

傍晚时分，我吃过晚饭，跟父母说出去转转，之后便一个人去了墓地，我要去看望一下爷爷。

我带了一瓶酒，爷爷生前最爱喝的酒。

“爷爷，你的遗物我找到了，不管是为了当年我跟您打的赌，还是您的死因，或者是天书的秘密，麻衣家族的存亡，我都会好好研究《义山公录》的。”

坐在爷爷墓前的土地上，我倒了一杯酒，洒在地上，又倒了一杯，自语道：“爷爷，咱们祖孙喝酒。”说完，我喝了一口。

就这样，倒一杯，自己喝一杯，不知不觉，一瓶酒已经尽了，而天色也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我喝了有几两白酒，晕晕乎乎地歪在坟茔上，睡着了。梦中，我似乎又看见了爷爷。

一阵凉风吹起，“呜呜”作响。我被兜头的冷风一吹，脑袋一痛，醒了过来。

坟茔周围，一片辽阔的天地，在惨淡的星月光辉下，显得无比苍茫。我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四周，喃喃道：“怎么趴在坟堆上睡着了，现在什么时间了？”

我想看手表，天色昏暗，看不清楚，而这时候，不远距离的荒草丛里，风声呜咽处，“嗖”地现出一个黑影一晃一晃的，朝坟茔飘了过来。

“呀！”

我虽然自信世上无鬼，但见到这等情形，也忍不住头皮一麻，肚子里的酒瞬间变作冷汗冒了出来。

月明星稀，坟茔之畔，冷风呼啸，一个黑影左摇右晃，很快地接近了我。

我大着胆子喝道：“谁！”

那人“咦”了一声，道：“原来是元方啊，你怎么在这里？”